

千年眼纵览广袤世界
千年眼洞悉古今未来

草桥谈往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四益 著



王春瑜 主编

千年眼之叢

著名杂文家陈四益 1930年生。有《绘图双百喻》、《乱翻书》、《瞎操心》、《丁丑四记》、《轧闹猛》等十余种文集。所作多谈古说今，指陈时弊，深刻犀利，文笔老辣，别具风味，实为当代杂文之一大家。



王春瑜 主编

千年眼之叢

草桥谈往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四益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桥谈往 / 陈四益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5
(千年眼文丛)

ISBN 7—5325—4011—1

I. 草... II. 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9426 号

千年眼文丛

草 桥 谈 往

陈四益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上海锦佳装订厂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69,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7—5325—4011—1

K·694 定价: 20.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千年眼文丛》序

笔者儿时，听大人讲神话，即知有“千里眼”、“顺风耳”，在幼小的心灵中，引起无限遐想。及长，并成了家，亡妻过校元女士（1937—1970）毕业于复旦物理系，研究红外线等尖端科技。她告诉我，从现代科技角度看，射电望远镜、长途直拨电话，早已使神话里的“千里眼”、“顺风耳”成为现实，其神奇妙用，甚至超过了神话。而神话中没有千年眼。野史、笔记中偶有预测几百年、几千年后世道的奇人的记载，那不过是扯淡，不值一晒；近代才出现的刘伯温的“烧饼歌”，是战乱、动乱年代民间炮制的谶言，无异于痴人说梦，与历史视角并不相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值粉碎“四人帮”不久，很多人痛定思痛，对祸国殃民、造成中华民族空前浩劫的十年动乱进行反思，寻根问底。就在此时，我读了明代万历时人张燧写的《千百年眼》。此书流传不广，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仅有明刻本及《笔记小说大观外集》收录本传世。我供职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刚好藏有明刻本，遂借来阅读。吸引我注意的，是这本书的书名，猜想作者一定是个具有历史眼光的人，否则为什么叫《千百年眼》？等读完全书，我感到我的猜想没错，张燧确实是位具有历史眼光的学者，书中论古议今，穿越千年，经常站在历史的高度，俯视古人、今人，不时闪烁着思想火花。



如该书卷一谓：“武王虽恶纣之世官，亦未能改积习之常，久则难以改也……孟子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妨尊，疏逾戚。’以今言之，何不得已之有，即曰朝释耒耜，暮登仕版，人亦安之矣。鲁之三桓、郑之七穆、楚之三姓，子孙皆盘踞，虽贪如狼，狠如羊，愚如豕，其国君固皆用之；才士秀民，则屈于族姓，老死于田野者，不知凡几。”这里，张燧对官员世袭制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实际上，他笔下所述绝非仅仅局限于古代的鲁、郑、楚三国之大姓，联系明代的现实，变相的官员世袭制丑恶现象，可谓呼之欲出，不胜枚举。不知张燧有未活到魏忠贤垮台之时？魏忠贤专权时，他的侄子、女婿、族孙等，一个个平步青云，其侄魏良卿更是典型。本来，他在老家肃宁种地，斗大的字一个不识，魏忠贤居然把他拔至高位，从金书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到晋封肃宁侯、宁国公，加太师（即太子太师，在明代，这是非常崇高的荣誉），简直有直上重霄九之势。但是，爬得高，跌得重。魏忠贤败亡后，魏良卿在受审时说：“吾生长田舍，得负耒耜足矣，何知富贵？今日称功，明日颂德，功德巍巍，自当封拜，吾不合为珥珥，遂以袍册加身，是称功颂德者，以富贵逼我，我何罪也！”（明·薛冈：《天爵堂文集》卷十九《丑寅闻见志》，崇祯刻本。）魏良卿的话，实在是可圈可点。“以富贵逼我”，何其有味也！直到上个世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不是也有耕田的、卖菜的、织布的、工厂保卫科的，等等，被人为地用“富贵”骤然“逼”到最高权力圈内吗？曾几何时，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些人又安在哉？国人都是清清楚楚的。显然，正因为张燧有深邃的历史眼光，才能在说古道今时，说出深刻的、富有启迪性的见解来。通览《千百年眼》全书，每有真知灼见。联系到



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无论是治国、治学、作文，若没有历史眼光，肯定是短视的，大则祸国、误国，小则庸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因此，我把这套由我主编的历史随笔精选丛书，定名“千年眼文丛”。虽然在加盟本丛书的作者中，上大学读的是历史专业，并一直以捧古人饭碗为职业者，仅我一人，但无论是文坛前辈何满子先生，还是牧惠、陈四益、熊召政、李乔、伍立杨诸先生，都是饱读史书，对历史学颇有学养者。他们写的历史随笔作品，远看历史，近看现实，每以千、百年眼光，穿过历史的时空，烛照古今。说他们是千年眼，应属当之无愧。

牧惠文兄不幸于2004年6月8日溘然谢世。6月7日，他给我打电话时，还问起这套文丛，我答复他正在策划。而今文丛即将面世，他却看不到了，令我不胜感喟。李乔是我进京后不久即相识、往来二十余年、无话不谈的挚友。他交稿后，即身罹重疾，所幸动了大手术后，终于逃过大劫，正在康复中。愿本书的出版，对李乔老友是个诚挚的祝福。

借此机会，我还要衷心祝愿为本文丛题签的学林前辈王元化先生健康、长寿。

王春瑜

乙酉元宵节于西什库老牛堂



目 录

有 所 思

站着读与跪着读	3
读经难	7
读史难	10
诗注	13
不焚之焚	16
焚书·著书·读书	21
《四库》四记	24
皇上的事难办	64
不避帝王名讳	67
此一时,彼一时	69
糊弄皇上	71
今之学者	75
说“陋规”	77
“帽子”臆说	81
罗织的证据	85
臣的定位	88
谤本的变迁	91



“特别”救灾	94
一本可怕的书	100
反贪的限度	114
未能终止的残酷	119
“王子犯法……”	126
儒学箴言	131
关于儒商与儒商文学	134
娃娃与读经	140
新世纪的读经	145
“读经启蒙”	147
邓牛顿“猜想”	149

偶 得 之

锣鼓	157
钟馗	159
白脸曹操	161
男旦	163
学问与戏文	165
传奇	168
骂殿	170
脸谱	172
梦见好皇帝	174
谢枋得之死	176
千古艰难唯一死	179
神童癖	182



名字的迷信	185
名片的花样	187
家世与长相	192
两个孔夫子	195
情人的变迁	197
女人的“妒”	200
清明的花与酒	202
浅说时尚	205
野史无文	208
盛世修史	213

想 其 时

山涛与嵇康的绝交	217
嵇康之死	220
阮籍的狂	223
向秀的转向	228
王戎不贤	232
醉刘伶	237
阮咸的人生	241
闲话吕安	245
跋	249

有所思



站着读与跪着读

我最怕读“圣人”写的书,就像我最怕同“圣人”或准“圣人”谈话一样。

老友晤对,促膝谈心,是很惬意的事,可以倾听,可以受教,可以辩难,可以反诘,哪怕争得脸红脖子粗,都无碍于友情,因为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同“圣人”或准“圣人”谈话就不一样了。他是“圣人”,什么都对,句句是真理,你只有唯唯诺诺,洗耳恭听,还要时不时地恭维几句,从心理上就有一种压迫感。何况,既然真理都在他手里,你就再没有思考的余地。剃头挑子,一头热乎,这样的谈话实在没趣。

读书,也如谈话,是一种心灵的交流。在大学学习时,一位老师说,读古人的书,同古人交朋友,是最没有危险的,因为古人不会同你争辩,不会告密,不会搬弄是非。我想,这话自有他的一份经验,一份道理。但是,也并不尽然。如果你读的是“圣人”之书呢?那就同样会有一种压迫感。因为社会已经将他封为“圣人”,将他的话奉为圭臬。你理解的要照办,不理解的也要照办,否则就是“非圣”,“非圣”就要杀头。这样的书读起来岂不扫兴。魏晋时代的嵇康,因为一句“非汤武而薄周孔”,让人抓住了辫子,丢掉了脑袋;明代的李卓吾,因为不赞成“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终于被加上“敢倡乱道,诬世惑民”的



罪名,迫害致死,都是现成的例子。所以,相沿成习的办法是——对“圣人”之书,跪着读。跪着读,当然保险,但也就此禁锢了思想。中国历来多陋儒,多腐儒,盖缘于此。

然而也有例外,虽是凤毛麟角,却闪耀着不灭的光辉。汉代的王充,便是杰出的一个。单看他《论衡》中《问孔》、《刺孟》的篇名,就叫人提神。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

“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这几句理直气壮的话,令人神旺。当然,王充生活的时代,孔学还没有被神化得那么至高无上,所以他也还没有因此掉脑袋。到了后世,能够含含糊糊地说“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之类的话,也就很不容易了。更多的人,只能打着“圣人”的旗号,塞入自家的货色,大抵是跪着造反。

不但孔、孟这些钦定“圣人”,谁也不敢雌黄月旦,流风所被,就是一些行业圣人,也往往令人噤若寒蝉。

譬如杜甫,确实写了许多好诗,但任何一个诗人,哪怕是极伟大的诗人,也难免会有败笔。但是,一自杜甫被称作“诗圣”,他也便沾上了点圣人气。说到杜诗,大抵很少敢有不敬之辞。

不过,也有例外。

手头有一部《杜工部集》,是粤东翰墨园光绪年间刊印的五家评本。印工虽也精致,但并不是什么古本、善本。所谓“五家”,是指王弼洲、王遵岩、王阮亭、宋牧仲、邵子湘。各家评语,分别以紫、蓝、朱、黄、绿几种颜色套印。它的好处,在于评点诸



家有站着读的勇气,没有只磕头不说话的陋腐气,不时会有“不成句”、“亦无意味”、“不见佳”、“亦不好”、“不足诵也”之类的评语跃出。

杜甫有一首《徐卿二子歌》,是夸奖那位做官的徐先生的两个儿子的。诗中说:“君不见,徐卿二子生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吾知徐公百不忧,积善袞袞生公侯。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名位岂肯卑微休。”

夸奖人家的儿子到如此肉麻的地步,真让人想不到出于“诗圣”之手。我不由想起鲁迅的《立论》,杜大诗人同鲁迅笔下那些许诺人家孩子会发财、会做大官的庸夫俗子有何二致?对于杜甫这首诗,邵子湘的评语是:“如此诗乃不免俗耳。”王弼洲的评语是“少地步”——吹捧过头了。

能够坦率地指出杜甫庸俗的一面,真也难为他们了。

我丝毫不想贬低杜诗的成就,但过去时代的伟大人物,常常既有其伟大崇高的一面,又有其庸俗浅陋的一面;只有顾及全人,才能有正确的认识,而要顾及全人,跪着读是不行的。

杜甫的另一首诗《杜鹃》,起首便是“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五家的评语各呈所见,煞是好看。

邵子湘说:“古拙。乐府有此法,不害大家。”诚然,乐府确有此法,“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即为此类。

宋牧仲的评语却是:“然诗实不佳。”

王遵岩也有相类的看法:“断不可为训。”

王阮亭则从另一角度说:“兴观群怨,读此恍然有得。”



歧见迭出,各出手眼,正是站着读的好处。后人读着这些见仁见智的评语,实在比千篇一律的颂扬要有味得多,因为它能启人心智。

今天读书,当然有更好的条件。因为读书而产生不同的见解,因为不同的见解而被杀头的事,大约不致再有了吧。但是,跪着读的心态似未能扫除。自己喜欢跪着读,也不许别人站着读的人和事也并未绝迹。这也是叫人很觉扫兴的。



读经难

空下来,喜欢读几部旧书,其中不免也有些称作“经”的东西在内。读了“经”,才知道读“经”之难,也由此想到,一部书成了“经”,无论对于作者抑或读者,真不知是幸事还是不幸。

按说,书而称“经”,足可见时人的推重。然而推重,也正可能隐伏着杀机。

孔夫子教学生时,《诗》和《书》都不曾叫什么“经”。《诗》不过是当时流传的或流传过的民间诗与文人诗的结集,同今天的《新诗选》之类并无二致。《书》也不过是些历史档案材料罢了。可是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使儒家使用过的几本教材声价百倍。《诗》、《书》、《易》、《礼》、《春秋》都成了“经”。《诗》叫《诗经》、《书》叫《尚书》或《书经》,尊崇得无以复加,也因此种下了读“经”难的祸根。

祸根之一是注家蜂起,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就说《诗》罢,起初也就是各地的一些流行歌曲或祭祀时的颂歌,内容并不深奥。后来在朝聘盟会之际,政界人士常常要赋诗明志,便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些诗句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你来讨救兵,我答应你的要求,便赋一首《无衣》,表示愿意“与子同仇”;你表现无礼,我就赋一篇《硕鼠》,讽刺你“人而无仪”。这就像今天有外宾来,主人引用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以表



欢迎之忱那样,也没有什么难懂之处。到孔子授诗的时代,朝聘盟会都不大举行了,《诗》作为一种教材,不过让学生通过它来认识社会生活和增长知识,即所谓“兴观群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也。那时读《诗》,大概也不会碰到太多的麻烦。及至《诗》成了“经”,解说、注释的人就多起来了。汉初讲《诗》的有四派,虽然后来只剩下了大小毛公的《毛诗》,但又有了郑玄的“笺”,又有了唐代孔颖达的“正义”,又有了以后的种种,直弄到汗牛充栋。许多东西名为注经,实际上是以经注我,使自己的观点附经以行。因此,读经的人,倒反常常被这些解说、注释,弄得如堕五里雾中。《关雎》一篇,不过是男女相悦之辞,并没有什么玄奥之旨,可横一注、竖一注,从中注出了“后妃之德”,而且点名道姓说“窈窕淑女”就是文王之妃大妣。这样,那个“寤寐思服”的“君子”自然就是周文王了。想老婆想得失眠,在床上“辗转反侧”,那形象倒很像《西厢记》里的张君瑞“几千遍捣枕搥床”了,想想也叫人发噱。难怪汤显祖要在《牡丹亭》里写一出“闺塾”,叫一个毫无学究气的女孩子春香把那死啃经注的腐儒陈最良戏弄一通了。

其他如“六义”之说、“美刺”之说,也大抵是注经的弄出的花样,传播既久,多数人倒反以为经义本来如此,其影响甚至超过了经文本身。

祸根之二,是伪作纷纭,弄得真假莫辨。作为历史档案材料的《书》,到了汉代,因为档案散佚,所存无几,于是物以稀为贵,编辑起来,成了《尚书》或称《书经》。此后,又有“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争,各家自命正统,争得不亦乐乎。其实也不过是借经文作幌子,争自己的名势与禄位,孰真孰假,搅得如一